

第三十七计

贿賂計

许响洪著



漓江出版社

许响洪 著

漓江出版社

崇
三
十
一
七
一
十



计略賄

(桂)新登字 03 号

第三十七计——贿赂计

许响洪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65,000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7000 册

ISBN 7-5407-1679-7/G·489

定价: 6.3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许响洪

早打了一卦，会有人问：

《三十六计》家喻户晓，平白妄添，岂不狗尾续貂？且古之约数，早已习惯，今出其右，能不非驴非马？又，所谓“第三十七计”远不能穷中国计谋之尽，近不能释《三十六计》真伪之疑，写与不写，价值何在？……

曰：作为中国千百万个计谋中甚为独特的一计“贿赂计”，未能独占集中国计谋系统大成的《三十六计》之一席，实若天空没有太阳，地球没有河海一般的憾事（《三十六计》中第三十一计“美人计”属于“贿赂计”，却不能概括“贿赂计”）。

略论之，“贿赂计”的独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操作的灵活性：可以自由地和《三十六计》中的种种计谋结合使用，且不似《三十六计》中的计谋，受胜战计、攻战计、并战计、敌战计、混战计和败战计等一定情势的局限（不妨参照《三十六计》条目作试验）。

使用的多样性：政治、经济、军事、生活诸方面，无不涉及（拙著涉及的就达二十二类之多，其中包括废刑、问卜、情爱、

交通、箝制、谋杀、招降、平乱、惩处、劝说、笼络、救人、谋反、夺位、升迁、争宠、用才、外交、求职、攻伐、离间、避祸等)。

波及的广泛性:不同的历史、社会、国家、党派、组织、团体和个人,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贿赂计”的波及(信手打开一本历史教科书或一周报纸,即可略知一二)。

成功的可靠性:每用每灵,甚少失败(拙著中“贿赂计”成功率极高)。

生命的适应性:亘古至今,经久不衰,愈演愈烈(不时见诸当代新闻中的各国要人受贿丑闻,当可佐证)。

存在的威胁性:不同时期、不同信仰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贿赂计”在法律、组织、纪律、机构等方面作出了反应(如反贿赂机构就为世界诸多国家普遍设立)。

防范的艰难性:良心、道德、法律、制度、组织、纪律、党派、宗教等,都难以根本遏制“贿赂计”的诱惑与攻击(败落于“贿赂计”的各类英雄不计其数)。

影响的深远性:不仅对某个时期、某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过根本的影响。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张骞通西域”论,其原始动机就来自“贿赂计”。有史为证(参阅拙著中《张骞通西域》一节):

公元前121年,大臣张骞向皇帝刘彻建议,西域乌孙王国依恋旧居,又贪图中国赏赐的财物,如果用厚重的礼物诱惑他们,请他们返回曾居住过的旧土,跟中国结成兄弟之邦,势将切断匈奴汗国的右臂。能得到乌孙王国,它西部的大夏王国也可能成为中国的藩属。

刘彻认为有理,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人,每人两匹

马，以及数万牛羊，另携黄金、钱币、绸缎，价值数千巨万，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首次“持节”出使西域的历程。

再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论，也与两次使用“贿赂计”有密切的关系（参阅拙著中《秦王政贿名士》和《秦王政贿权臣》两节）：

秦王政初即位时，楚人李斯来到秦国游说，对秦王政说，如果秦国想翦灭诸侯，只坐等诸侯的衰敝，就会失去良机。一个成大业的人，就在于他能趁着别的国家有机可乘的时候，进行颠覆性的活动。如果疏忽怠惰而不抓紧时机，等到诸侯渐次恢复元气，再度起来，彼此互相团结，订立合纵的盟约，那时，即使大王有黄帝那样了不起的才干，也没法吞并他们了。接着李斯献上了一计。

秦王政采纳了李斯的计谋，暗地派遣有谋略的游说之士，带着金玉宝物去游说诸侯国中的知名者。这些人，凡可以用财货买通的，就以丰厚的财物来拉拢；买不通的，就用锋利的剑把他刺死。尔后，秦王政又采纳大梁国尉缭子的计谋，不惜财物去赂通诸侯国权臣。尉缭子胸有成竹地对秦王政说：“花费三十万金，各国诸侯就可以一网打尽了！”

这样，在诸侯国的名士与权臣不是被买通，就是被刺死的情形下，秦国一旦发兵，便可以在十余年里消灭诸侯：

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2年灭燕、代、楚、越，公元前221年灭齐，至此，秦王政完成了统一中国霸业。

鉴于“贿赂计”的独特和《三十六计》的“疏漏”，我不由产生了一种愿望，把“贿赂计”从千百万个中国计谋中钩钓出来，添进迄今真伪仍在争议的《三十六计》中，以此补我所以为的

大憾。为了论证“第三十七计”的毋庸置疑性，我特意搜集了中国远古至五代以来 100 个使用“贿赂计”的史实，并加评点，由是借班窥豹，以蠡量海。

一、“贿赂计”的定义

在人类历史的各种社会活动中，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不便于直接争取或直接争取无望时，使用财物或其他可以满足对方私欲的方式，买通和拉拢对方，使对方或自觉自愿、或不知不觉、或在进退失据中帮助自己达到既定目的。

“贿赂计”与人性的弱点及社会物质的丰裕程度有关，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它同人类有着长久的伴偶性。

二、“贿赂计”的性质

“贿赂计”“善”耶？“恶”耶？
客观地说，“善”与“恶”只是一种相对的历史概念。一定历史阶段的“善”，很可能就是另一阶段的“恶”；同时，一定历史阶段的“恶”，又很可能是另一阶段的“善”。“善”与“恶”的概念，在边缘的交界处模糊，在历史的发展中变化。

设若一定以“善”、“恶”论之，则不妨说，“贿赂计”是一条“善”、“恶”双方并用，“善”、“恶”性质并存，以“恶”为主，偶显“善”性的计谋。

所谓“以‘恶’为主”，在于“贿赂计”大多是人们为了满足私欲而用，它在整个使用过程中，像苍蝇一样沾满了病毒，这些病毒撩拨着人们的私欲，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衰竭着人们的

意志，侵袭着人们的肌体，败坏着社会的风气，加深着道德的危机，阻碍着历史的发展。

《吕不韦贿华阳夫人》说的是这样的事：

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做生意，看到秦昭王庶出孙子楚在诸侯间做人质，甚为困苦潦倒，吕不韦认定奇货可居，对子楚说，愿以千金帮助他光大门庭，争立太子。子楚甚为感动，连忙磕头允诺，一旦事成，愿与他共分秦国土地。

吕不韦拿五百金给子楚，作为日常财用，又拿五百金去买珍奇玩物，求见秦国太子安国君宠爱的华阳夫人。他对华阳夫人说，子楚如何思念她，无子嗣的她，一旦立子楚为嫡嗣，子楚一定会感恩戴德，终生敬重她。华阳夫人一听有理，便在侍奉安国君的时候，适时地提到子楚，并美言夸赞，又借机流泪，愿立子楚为嫡嗣。安国君终于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要求。

一场权势、财产的交易，就是这样在一波三折中完成的。其间的阴险狡诈、肮脏卑鄙、龌龊腥膻，不言而喻！

所谓“偶显‘善’性”，就是说“贿赂计”偶尔也可以在维护人类正义事业中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前面提及的《张骞贿西域》、《秦王政贿名士》、《秦王政贿权臣》，就是“贿赂计”偶显“善”性的表现。

三、“贿赂计”的形成

通常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类。

物质类：除金钱外，还包括土地、衣物、布帛、牲口、珍玩、宴请、食品等。

精神类：除花言巧语外，还包括婚姻、美女等。

在以上两类“贿赂计”中，又分为需要兑现类与不需要兑

现类。

需要兑现类“贿赂计”中，又分为现付类与允诺类。

允诺类“贿赂计”中，还可以分为真允诺类与假允诺类。

这里侧重谈一下真假允诺类“贿赂计”。

齐国孟尝君到了秦国，秦昭王赏识其才，拜他为宰相，可是不久又听从他人劝告，囚禁了孟尝君，并欲将他杀掉。危急中，孟尝君只有冒昧地向秦昭王的宠姬求救。那宠姬允诺救人，却非要孟尝君已经献给秦昭王的那件白狐裘作交换。孟尝君正感到为难，他座下的一位宾客说他可以偷到那件白狐裘。

天黑，孟尝君的宾客装成狗的模样，混进秦宫，终于偷到了白狐裘。孟尝君把白狐裘献给秦昭王宠姬后，宠姬果然不食其言，替孟尝君在秦昭王面前求情，秦昭王这才释放了孟尝君（参见《孟尝君贿宠姬》）。

这就是真允诺式“贿赂计”。孟尝君说给白狐裘，就真给了白狐裘。

而《张仪贿楚怀王》则属于假允诺式：

秦惠王担心齐国与楚国合纵亲善，威胁自己，便派张仪去楚国朝见，劝楚王与齐国绝交，并且允诺，一旦绝交，楚国就可以派人随张仪一道去秦国，收回以前秦国占领的楚国六百里土地。

楚怀王听了张仪的话，自然很高兴，每天都和张仪一起饮酒作乐。张仪宣称，已经得到过去被秦国占领的土地了。等到楚怀王真的派人同张仪一道去秦国取土地时，张仪路上假装酒醉，从车上掉下，佯称有病，自此不与楚国使者见面。楚怀王得知张仪的举动，以为是秦国怪自己没有彻底和齐绝交的缘故，于是派人大骂齐国，齐国大怒，立即和楚国绝交。

张仪闻知此事后，这才对楚使者说，当初允诺给的是六里土地。楚王气极，发兵攻秦，结果大败。

假允诺类“贿赂计”风险大，不常用。

四、“贿赂计”的特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过下面一段材料，绘声绘色地形容过“利润”的特点，这里倘若借以形容“贿赂计”，似乎也很生动：

“……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据此不难看出，“贿赂计”的最大特点就是唤醒并诱使人类私欲，置道德、良心、法律、组织、制度等等于不顾，追求“高额利润”。

《吕不韦贿华阳夫人》里，吕不韦愿拿五百金给子楚花费，又拿千金替子楚游说，子楚愿事成后分国土与吕不韦共享，华阳夫人愿流泪请安国君恩准子楚为自己嫡嗣，无非都是一个目标：“高额利润”。

“贿赂计”除了追求“高额利润”，还在如下方面权衡“价值”：

稀，贿赂的礼物为对方所罕见。

戎王听说秦穆公很贤能，特派由余为使者，参观秦国的政绩。秦穆公发现由余才能出众，将来对秦国威胁很大，忧心忡忡地向臣下询问对策。内史廖说，戎王居处隐僻，不曾听过中

国的音乐，不妨送他女乐，改易他的心志，并同时为由余请命，以疏离他们君臣，再留住由余，耽误他的归期，戎王奇怪之下，一定对由余产生猜疑之心。君臣有了间隙，我们才有有机可乘。而且戎王好乐，必定会懈怠他的政事。

秦穆公采纳了内史廖的计谋。

戎王接受了秦穆公赠送的十六个女乐，果然很耽爱，过了一年也不愿交还，同时对由余的迟归和谏诤，充满了疑心与冷漠。由余无处可去，只能出走投降秦国(《秦穆公贿戎王》)。

俏，贿赂的礼物令对方感到紧俏。

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汉王引兵追项王到阳夏南，约期会合韩信和彭越将军，共同击楚。但韩信、彭越却不知为何没有按时发兵。楚军乘势攻击刘邦，大破汉军。汉王着急地询问张良个中原由，张良说，楚兵将破，韩、彭二人没有分到土地。如果君王愿将陈地以东直到海边之地尽给韩信，睢阳以北到谷城之地给彭越；他二人就会听令。

汉王听计，派人对韩、彭宣布了封地的命令，二人果然回报说：“我们请求进兵攻楚！”(《刘邦贿大将》)

贪，贿赂的礼物为对方所贪。

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交战，勾践大败，被吴王率军团团围在会稽山上。吴王接受范蠡建议，派文种到吴国求和。可是吴王受伍子胥干预，没有答应。勾践绝望之下，意欲困兽般死战，文种制止了他，对他说：“吴国的太宰嚭很贪心，可以用利来引诱，请派我秘密地去游说他。”勾践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让文种带着美女和宝物，秘密地献给太宰嚭。嚭接受馈赠后，就引荐文种进见吴王，请求吴王允和。太宰嚭又乘机进言说：“越已降为臣子，如果把他赦免了，这样做符合国家的利益。”

吴王于是赦免了越王(《勾践贿太宰嚭》)。

求，贿赂的礼物为对方所求。

出逃在外的卫国太子蒯聩，意欲返国登位。他暗地里找到卫国重臣孔悝之母的情夫浑良夫说：“你如果能设法让我回国，我将来拿两件事来报答你：第一件事是让你做大夫，乘轩车；第二件事，犯了三次死罪，都可赦免，无所牵涉。”蒯聩还答应日后将孔悝之母嫁与他。

浑良夫自然忙不迭地答应，并订下盟誓。

浑良夫原本只是孔悝之母的僮仆，只因为容仪英俊，才成为孔悝之母的情夫。现在太子一旦登位给他带来的好处，在过去即使梦中也难求(《蒯聩贿浑良夫》)。

五、“贿赂计”的类型

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

(一) 主动型

行贿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主动向对方奉送某种礼物，以求得对方的宽容、帮助或麻痹。

主动型“贿赂计”通常以两种形式来完成：“钓鱼式”和“下蛆式”。

1.“钓鱼式”：将受贿者当成鱼，钓上来吃掉。

齐湣王时，即墨城被燕军包围，田单被城内众人推为抗燕将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田单在部署完城内的齐军之后，便派遣使者到燕军的营区假称投降。燕军听说齐国来降，都高呼万岁。另一方面，田单又商请民间百姓，凑集两万多金，由城内有名望的富豪，送给燕国将领，并请求说：“即墨要投降了，希望大军进城以后，不要掳掠我们族人的家当与妻妾，让我们可

以像往常那样生活。”

燕国的将领接受了财物，十分高兴，满口答应了齐人请求。从此以后，燕军的戒备松懈下来，直到田单命齐人通过凿穿的城墙洞放出千余条披红挂彩、角缚利刃的火牛，燕军也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只能丢弃死伤，落荒而逃。那位受贿的将军也在混乱中被杀（《田单贿燕军》）。

2. 下蛆式：将受贿者当成蝇，驯化后四处下蛆，坑害被叮咬者。

魏公子无忌带兵有方，声名遐迩，为诸侯抗秦领袖人物。秦昭王惮其威信，派人用上万金，贿赂魏国中与魏公子无忌有私仇的人。这些人受贿后，谮言魏王说，公子逃亡在外十年，现在任魏国的上将军，诸侯国的将领都归他统领，诸侯国只听说有魏公子，不知道有魏王。公子也想乘机南面称王。诸侯畏惧公子的威权，正打算共同出面拥立他为魏国国王。

秦国又多次利用反间计，假装祝贺公子，问他得立为王没有。

魏王天天听到他人的诽谤，不能不信，终于派人取代魏公子在军队中的位置。

四年后，魏公子饮酒患病而死（《秦昭王贿魏人》）。

（二）被动型

劣势者迫于优势者的索要，无奈行贿。

被动型“贿赂计”也有两种：明索式与暗示式。

《孟尝君贿宠姬》里，宠姬指明索要孟尝君献给秦昭王的那件白狐裘，即为明索式；《刘邦贿大将》中，韩信与彭越按兵不动，挟持汉王，则是暗示式。

六、“贿赂计”产生的背景

1937年，美国著名社会学理论家帕森斯发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书中认为，人作为行动者，可以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向，但是要受到两方面限制：一方面受人们自身的生理条件和周围环境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受支配社会结构的规范和价值观的诱导和约束。

从整个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看，“贿赂计”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发明或独用的计谋，它是人类天性弱点和社会物质不丰裕以及社会制度缝隙所导致的必然。

（一）人类天性弱点与“贿赂计”

说到底，人类再高级也还是动物。期待人类这种特殊动物有一天彻底摆脱动物性，不可能。

血缘观、亲缘观、游戏观和无穷欲，就属于人类动物性表现范畴。

1. 血缘观

人对相同或相近血缘的偏爱与倚重。这种偏爱与倚重的负面效应，就是撇开社会公道，维护与自己相同或相近血缘人的狭隘的利益。

越国大臣范蠡，意识到勾践王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欢乐时，就私下飘海到了齐国，后又辗转到了定陶，隐姓改名，自称陶朱公，一边务农，一边经商，没多久就积累了亿万财产。

后来，陶朱公的二儿子因为杀了人，被楚国囚禁。陶朱公虽然冠冕堂皇地对人说，“杀人的凶手判死罪，这是常理”，一边却又叫另一个儿子装了两万四千两黄铜，用牛车载着，去楚国贿赂旧友庄先生，并且写了条子，希望庄先生出面救人。

陶朱公理与情的错位，来自他的血缘观作祟。

2. 亲缘观

人对乡党、友朋的偏爱与倚重。这种偏爱与倚重的负面影响，就是撇开社会公道，维护乡党与友朋的狭隘利益。

苏秦和张仪都曾是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在诸侯间发迹后，很担心尚在潦倒中的同学张仪将来一旦掌握秦国政权，会摧毁自己倡导的合纵盟约。于是派人暗中跟随张仪，和他投宿在同一个客舍，慢慢地接近他，并奉送车马金钱，而且只要张仪需要财物，苏秦派去的人都供给他。

张仪得到帮助，终于能够见到秦惠王，并得到重用。苏秦所派的人见主人的嘱托已经完成，便要告辞张仪。张仪惊奇地说，依靠你的帮助，我才能显贵起来，我正要报答你的恩情，你为什么要离开呢？那位被苏秦派遣的人，这才说出原委。

张仪感慨之余，立即表态，请你为我谢谢苏先生，只要苏先生在，我怎么敢奢谈攻赵？而且苏先生在，我张仪怎么有能力和他作对呢？

此后十五年之久，秦兵果然没有出函谷关（《苏秦贿张仪》）。

3. 游戏观

人出于动物般需要，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表现出一种游戏般的举动，诸如索贿。

宋君听说郑国权臣祭仲拥立郑太子忽为郑君，而宋君则想立与自己国家有利害关系的公子突为郑君。他用计诱来郑国祭仲，胁迫他改立公子突。宋君公说，如果你不改立公子突为郑君，你将被置于死地！与此同时，宋君又诱捕了公子突，将他扣为人质，要郑国赎回。

祭仲无奈，只有答应宋君（《祭仲贿宋君》）。

当然，这位宋君并不缺少赂公子突的“零花钱”。他胁迫祭仲，又诱捕公子突，除了动物般的游戏，还能怎么解释呢？

4. 无穷欲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这是人们常挂在嘴上的话。一方面，人类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穷欲，推动了人类在大自然中的无穷探索，并由此加快、加深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的无穷欲又刺激了人的贪婪与索求，并由此滋生出社会邪恶。

汉武帝时，主父偃为一时权臣，他好揭人短，大臣们都怕他的嘴巴，纷纷送给他许多贿赂。有人对主父偃说，你这样未免太横行了。主父偃说：“我自从束发游说以来四十余年，自身并不顺利，以致父母亲不把我当儿子，众兄弟不收容我，朋友也遗弃我。我穷困的日子已经太久了。男子汉活着的时候，假如不能做大夫，备五鼎之食，死的时候，就用五鼎来烹煮好了！”（《大臣贿主父偃》）

论理，这位主父偃先生从苦水里泡大，在日后显赫时，本无过多奢求，事实恰恰相反，他的欲望比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坦诚”地说：“我就好像路途不很遥远，可是太阳已经下山，我等不及了，所以我逆着情理，横暴地做下去。”

人的无穷欲的顽固性，由此可见一斑！

故此，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二）物质的不丰裕与“贿赂计”

地球上出现人类到今天，物质产品一直处于匮乏状态，即便当代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西方国家，也无不如此。不丰裕的物质更加诱发了许多人的物质欲。“贿赂计”得以出现，得以盛

行，正缘于此。拙著所述“贿赂计”，无不以物质为基础。

(三)社会制度缝隙与“贿赂计”

尽管人类早就对“贿赂计”开始警惕，并严加惩处，但“贿赂计”直至今天仍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即便像我们这样一个向来倡导“修身养性”的国度，也不例外。弥息“贿赂计”，仅仅靠曾子式“吾日三省”与庄子式“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自律与幻想，是没有根本疗效的。人类的惰性远远超过理性对人自身的把握。对付“贿赂计”，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加强道德教育等，更需要严格的制度约束。目前世界公认的新加坡廉政建设，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我知道，拙著对于“贿赂计”的研究和认识只是一个开始。我期待这种开始能够为他人的研究和认识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参考。

我翘盼方家赐教。我更感谢漓江出版社扶翼之爱，使拙著有广泛求教的机会。

最后我想借拙著中《陈平贿楚军》的点评，作为全篇结语：

“正直当然可爱，正直使社会充满希望。”

“正直十分悲哀，正直使大众望而生畏，退而怯步。”

“正直需要代价，愿意付出代价的人却不多。”

.....

“孤寂的正直总是被众人的贪婪锈蚀成一种残缺美。”

1993年8月2日

于安徽六安苦味斋